

瞻望一九七〇年的東南亞局勢

羅石園

東南亞位居中共虎口邊緣，北平早就擬訂了吞噬的計劃，祇苦于美國不惜出兵防堵，使它在垂涎的情況下，不得不先行迫使美國撤防。而今美軍撤出越南戰場已成定局，且聲明不再捲入地面戰爭，東南亞各國，在面臨內外共黨武裝夾擊，防衛與經濟問題並生的一九七〇年代，將形成如何的局勢？這應該是大家關心的問題。但有跡象顯示：這是東南亞各國自立自衛，團結合作的新時代開始，不會是供中共吞噬的羔羊，也不致成為聽任它擺佈的馴羊。

一 危疑震撼的時代已經過去

一九六八年，美國雖宣佈越戰付諸和談，又適值英國聲明于一九七一年前逐步撤退遠東防軍，東南亞各國，雖驚而不慌，因為大家都意識到這是白宮在以和談爭取選民，河內在以接納和談應付俄國；預料來年新總統入主白宮後，必將繼續追求贏得越戰的目標。不料一九六九年，一向以亞歐並重、堅決反共的尼克森入主白宮後，不僅沒有改變詹森未贏得越戰而和談的政策；且在巴黎和談並無任何協議的情況下從越南開始撤軍，頓使東南亞各國由震驚而形成了一片慌亂。

正當東南亞各國為美軍撤退將使此一地區的防衛形成真空，大家都感到失望悲觀的一九六九年代，又正是東南亞一向被視為反共中流砥柱的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三國的大選年，於是親美外交政策便成為在野黨人攻擊執政黨的有力口號。外交左轉，與北平談判，彈性外交等聲浪，也同時並起；左傾政客，更藉攻擊美國的不可依賴而鼓動民族主義者，掀起反美與反親美政府的暴亂風潮。為緩和忿激的羣情，政府也不能不表示中立態度，使一般人擔心他們的反共立場已發生動搖。所以這一年，是東南亞國家最危險而動亂的一年，也是考驗共黨能否經由選舉奪取政權，或由議會鬥爭使外交倒向北平的一年。

而今，這一驚濤駭浪的年代已經安然渡過，泰、馬、菲三國的選民，仍

選擇了親西方而反共的執政黨繼續執政，這顯示北平指揮下的各國共產黨徒無法乘時勢由選舉篡奪政權，唯有走武裝暴力奪取的一條道路。雖然大馬于選舉後發生種族衝突，但由此一暴亂，不發生于共黨大力破壞大選的當時，乃起于大選揭曉的三天以後，可見共黨並沒有操縱羣衆的力量，祇能從暴亂中推波助瀾。今後各國政府如能隨時注意羣衆情緒而加以疏導防範，共黨便無機可乘，亦不能藉羣衆暴亂策應其武鬥聲勢。

至于它能否藉民族主義而鼓動反美暴亂？我們認為此種時機亦已過去，反美的藉口，已逐漸消失了號召力量。因為尼克森已由訪問東南亞之行，及大馬與寮國領袖訪美時，明白宣示了今後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構想。

◎越南撤軍，並不表示美國放棄對東南亞地區的防衛責任，而是逐步交給越南軍隊接防，美國在太平洋仍保持強大軍力，履行對盟國的條約義務，但不輕于作新的承諾，亦將不捲入地面戰爭。

◎今後美軍盡力協助盟邦防禦來自中共與北越的外敵，各國須自行防禦內部的叛亂；惟對泰國協防，其敵人無分內外，並要求各國在防衛與集體安全上，須擔負較大責任。

◎美國將以適量經濟援助各國從事經建，俾由繁榮達成平安定，並大力經援越南從事復興工作。

◎改變美國與各盟邦的父子式感情關係，使成為良友關係而相互尊重扶持。

這項政策構想的宣佈，使各國瞭解美國並非置他們因美軍撤出越南所導致的防衛與經濟問題于不顧，但祇給予友誼的有限支援，並非父子式的無限責任，使各國必須自立自強，由自助而獲取人助。這已祛除了以往對美國無限援助的幻想；但也不會有對美國失望的忿激與悲觀，激烈的反美暴動，也就難以造成。

二 自立自衛，聯防合作的時代

開始

東南亞國家雖早已獨立但並不能自衛，由于擴充自衛兵力難免影響經濟發展，在美英遠東防軍可恃的時代，自然各國都不願加強防衛兵力，但今後美英軍隊均將撤離此一地區而無可倚賴，各國加強防軍的措施已不容遲疑；且不僅各自擁有充份防衛國內叛亂的力量為已足，必須進一步採取聯防措施，由區域安全，方可求得各國的和平安定。

有人認為中越共本身都正遭到權力爭奪及經濟窘迫的困擾，已沒有再向東南亞出動大軍進行侵略戰的可能；何況美國仍承諾為各國阻止它們的進侵。殊不知中越共都必須以讓外方可安內，加上北平若不支援各國共黨武鬥，便無法控制它們不倒向蘇俄。至于北平與河內的南侵策略，根本無須出動其較大規模的正規軍，祇須訓練裝備各國由共黨控制的青年，在其統一指揮下聯合作戰，便可使各國對叛亂的共黨武裝難分內外，美軍也就愛莫能助——在限于防阻來自國外的中越共侵略承諾原則下，無法參加禦防。

有利于中共造成東南亞共黨叛亂內外難分的條件，首先是人文關係的血肉相連。雲南邊區的夷人(LU)，與緬北的撣人(SHAN或NGIO)，泰人(THAI)、寮人(LAO)，都是同文同種，在歷史上以車里為首府的十二版納王國，他們今日分佈的居地，從滇南、緬北，至寮國與泰北，都在其版圖中。以後雖在政治上劃分為不同國家的疆土，但十二版納王刀氏世代相傳，一直被同族人所尊崇為精神上的宗主，由中共利用其卅四世王刀世勳為「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副州長，便不難窺知它將以夷人滲入其各國同族發動叛亂的陰謀。

緬甸南北揮邦卅三土司與雲南夷族土司，一向是無分畛域，相互通婚，世代甥舅，且每隔三年舉行會盟，宣誓遇有盜匪竄擾及外力侵凌，共率自衛武裝戮力同心會剿。寮北豐沙里及北越萊州地區，由于與河內及永珍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商業往來，均以雲南江城、鎮越、車里為中心；且寮北猛烏、烏得等地，至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始割給法寮，與雲南關係更加親切。泰國人自稱來自車里，對雲南夷人、緬甸撣人及寮人，出入遷徙不禁。大戰期間，日本軍閥並將十二版納王國舊地，一併交予泰國稱為大泰國地，由泰軍駐防多年，使同族關係益加增進。中共將此同族青年訓練裝備進入各國從事武裝叛亂，誰能鑑定他們是那一國的叛亂武裝？

緬甸克欽族及印(度)緬邊區的那加族與雲南景頗人，均自認是漢代戍兵的後裔，語言相通，且多能通漢語，其居地在光緒初年仍屬我騰越道的轄區。光緒十七年，清出使英法大臣薛福成奏摺中，有「英外部許我在八莫設關收稅」一語即可證明，以後由于英人逐步侵據，始併入印緬，但仍承認為中緬未定界。中共即利用此種人文史地關係而編組此一地區赤化武裝，使人無法可以證實這是出于北平的侵略。

寮南、東北與泰國東北接壤地區，在歷史上曾經過三國交替統治，至今界線尚未劃清，三國人民交錯居住。加上泰東北住有三萬多大戰期間移入的北越難民，湄公河上的船戶盡是北越籍，由于北越早就派遣共黨份子滲透其間，所以對河內向心力極強，在追悼胡志明時，幾乎如喪考妣。越共沿胡志明小徑進入此一地區，訓練當地青年從事叛亂，無論在寮、在泰、在東，都無法鑑別是內亂？抑是外患？泰緬交界的山區，吉人、蒙族、泰人分佈在兩國境內，泰馬邊區，更是兩國人交錯居住，分佈於兩國邊區的華僑，在商業往來上，則無畛域。非馬兩國隔海相望的蘇祿羣島與沙巴住民，及印(尼)馬沙撈越沿邊居民，亦無不是同氣連枝，難予分割。

更重要的，是沿滇桂山區循安南山脈及他念他翁山脈，所有分佈在寮、緬、泰、柬、馬各國的大山間，均有苗、侖、傣、阿卡、保黑各居民，他們是隨山遷徙，一向為各國所不禁。其大本營均在滇桂黔，苗人均稱來自安順府，侖人稱來自平樂府，傣、保黑認雲南人為鄉親，且都能操漢語，苗、侖且用漢文。中共則訓練他們滲入各國山區，發動同族人參加各國共黨叛亂，在泰北猖獗的苗共，便是如此形成。因此，東南亞各國的防衛，決非

五分餘域各自爲戰所能見功。

三 客觀形勢的逼迫，非聯防不足 以禦共

從表面上看，東南亞國家，有歷史上數不清的恩怨，有複雜的邊界糾紛；加上印尼、緬甸、柬、寮各國均採不結盟政策，聯防似乎大不可能。不過這些都祇是從主觀的一面着眼，如果要平衡此一地區內外共黨所造成的情勢，除聯合防禦而外，便唯有聽任共黨分別一一宰割。一九六九年，中共已順利地完成了滇寮公路，並不惜出兵將緬共武裝及緬北左傾民族叛軍幹部護送入境，使緬寮北部成爲戰爭總輸出港口；並將寮南、東北、泰東北，以及泰馬邊區的據點，建成了聯結線，又在非馬、非印（尼）鄰接地帶開拓了共黨叛亂點。一九七〇年，這些已經聯結的點線地區，勢必全面展開武鬥；未聯結的各國共黨據點，亦必擴大其叛亂區而作線的聯結，以便宜中共的援助，使整個東南亞成爲一個由北平指揮的戰場，可以名爲「大戰小打」的戰略。

滇寮公路，由滇南入寮國豐沙里西南向伸至南他，聯結日軍所築由猛信經南他至湄公河濱的舊公路。猛信與車里一山相隔，且有機場。景果是湄公河水勢最緩，一向爲寮緬兩國居民往來的渡口。其對岸江拉，乃緬甸南揮邦軍路要地，附近有猛布了機場。由湄公河下行可通汽船，約兩小時可達泰北清盛，由南他再向東南伸展至猛綏，與十九號公路銜接。此一公路經瓦瓶平原穿越胡志明小徑，直達北越奠邊府，再由猛綏附近沿濱河南伸至與泰北昌盛一水相隔的猛賓。

因此，中共由滇寮公路即可控制整個寮北地區，置于它的囊括之下；且可經由北越作雙軌支援，西渡湄公河與緬共聲氣相通，南對泰北共黨叛亂作水陸兩路支援。經由可以通卡車的胡志明小徑，支援東北、泰東北及寮南共黨擴大叛亂，使寮、緬、柬、泰成爲一個戰場，以滇南寮北爲大後方；且循泰北與緬甸交界的他念他翁山脈，直通泰馬交界山區，和當地泰共馬共聯合叛亂區聯結。

再從中共對此地區的武力部署，即可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決非任何一個

國家所能單獨防禦。永珍政府祇一再宣稱北越有四萬正規軍侵入寮境，但對中共侵入寮國的武裝，則從未加以指摘。泰國副國務院長巴博宣稱中共有兩個師侵入寮北，永珍且代其否認，這可能是唯恐開罪北平，但寮國政府實在也難以鑑別中共與寮共部隊。上文已經指出寮北地區人民與滇南夷人同族及其來往的親切關係，遠非下寮所可比並；何況近年來，中共又將滇南夷人，大量移入寮境，所以共黨由民兵而逐步編成的軍區部隊及正規軍，如何分別他們的國籍，究竟屬寮？屬華？可能他們本人也難作肯定的答覆。

○寮北已非寮土寮民 據永珍政府上年十一月所發表的白皮書指出：五年以來，從寮共區逃出的難民，總共有七十萬人。據永珍政府在此以前透露：寮共叛亂地區佔全國總面積三分之二，所控制的人口佔三分之一。全寮國人口約爲二百七十萬人，寮共區所有居民應爲九十萬，其中有七十萬人逃出，所餘的人口不過二十萬，其兵源糧源由何而來？我們有理由認定，中共已將滇南夷族大批移居于此一地區，用以填補並開墾農田。居住在山區的苗僑各族，更是大批湧入寮北。由于這些山地民族，本來是刀耕火種，隨山南移至人口比較稀疏的地帶，經共匪給予他們訓練後，作有計劃的遷移，自然南遷的更屬踴躍。這由泰北苗共多由寮境渡河而來，其中不少苗人對游擊戰術的熟練、及射擊的準確，都非寮境土生的苗人可能，即可證明他們是從幼小即經過中共的嚴格訓練。可見寮共區已非寮土寮民，完全是中共的天下。

○緬北已被中共武力控制 緬北的情形如何？據尼溫將軍于上年十一月八日宣佈：緬軍與中共軍八個月來，共發生戰鬥十八次，其中十次爲激烈戰，八次爲中型與小型。據九月十三日泰總理他儂宣稱：中共軍在滇緬泰接壤地區集結的約二萬五千人，且與緬軍發生戰爭。十月卅日印度新聞社稱：中共叛軍萬餘人進入緬西北，聯合緬共及克欽叛軍與緬軍作戰達四個月之久，前者是指中共進入南揮邦的部隊，後者乃指進入克欽邦及北揮邦的中共軍，總計中共進入緬北的部隊在三萬以上，其中當然包括有由中共訓練裝備的緬共及民族叛軍。

因此，緬北與寮北，已由中共及其支援的寮共、緬共與民族叛軍聯成一氣；而泰北的苗共叛亂區，亦已聯結在此一區域以內。預料在一九七〇年內，中共必將大力支持泰北及泰東北的共黨武裝，互相伸展其叛亂地區而相互聯

結，使東北寮南的兩國共黨武裝與其後方聯繫得以更加密切。

② **伸展到泰馬邊區** 一九六九年一年內，泰馬邊境的馬共武裝力量已增加一倍，泰共的發展尤有過之，這由于泰南四府的回教居民分離運動乃以共黨為核心，股匪也納入了泰共叛亂武裝序列。何以致此？據泰南共黨自首份子供稱：中共已經由寮北及緬泰交界山區，派遣幹部進入泰南，並誘惑青年入雲南受訓，沿途均有共黨組織接運，其武器輸運，也是循此一路線，逐站傳遞。

依據泰國內政部宣佈的共黨叛亂地區，沿泰緬邊境的各府都在其列，西面的緬境是南撣邦、吉仁邦境界，其叛軍大都接受了中共支援。北平今年勢必擴展此一區域的勢力範圍，使泰馬邊區共黨武裝，可以得到更多的補給而加強叛亂。

③ **非、馬、印（尼）共已有聯結點線** 大馬沙巴已有馬共活動，而此一與非南海上交通頻繁、被商人利用為馬非走私的基地，由于蘇祿羣島和沙巴居民關係的親切，非共在民答那俄的地下組織，與沙巴馬共，自可藉走私商人而互相支援策應。據去年八月六日，非情報官員向記者透露：三名中共教官在印尼訓練當地印共後，已潛入非南訓練非共，其路線可能是經由沙巴到達民答那俄。可見馬、非、印（尼）共，已由中共在此一地區加以聯繫。

客觀情勢如此，東南亞國家，誰能單獨防衛？各國當軸，必能權衡輕重緩急，將已往的恩怨、國界的糾紛等問題暫時擱置，先行合力撲滅延燒到各國的火頭。菲馬同意擱置沙巴問題而先復交，這便是最好的例證。

四 由已有的聯防，看未來的趨勢

東南亞國家在面對內外共黨聯合逼迫的情況下，必將採取聯防措施，不會受到不結盟政策的束縛，更不會受到歷史恩怨及邊界糾紛的影響；這不僅是未來的情勢所必然，且已經有不少國家訂結了聯防協定。緬甸于一九六〇年一月廿八日，由尼溫將軍在北平，與周匪恩來簽訂了「友好互不侵犯條約」，規定雙方不參加針對另一方的軍事同盟，照理，緬甸是不敢和鄰邦簽訂針對中共的聯防協議。但在一九六八年，緬、印（度）、緬、泰聯防協議都已

先後簽定，據中共指稱，其內容都是以防共為目標。

泰馬邊境聯防刺共，在五年前即已開始；以後隨着叛亂的情勢而逐漸加強聯合軍事行動——最近雙方更放寬了陸空越境追擊的尺度。更值得重視的，是共黨煽動泰南多屬馬裔回教居民的四府脫離泰國而獨立，或加入馬來西亞聯邦。這項運動雖出于共黨的陰謀，但馬人也是頗感興趣的，以致泰方大感困擾，且對刺共出兵發生極大的阻力。但大馬副總理兼行動委員會主席拉查克，斷然聲明大馬決無此企圖，亦不容任何馬人有此企圖，這不僅澄清了謠言，也揭穿了共黨的陰謀播弄，更可促進雙方的刺共聯防合作行動。

此外如寮寮的刺共軍事行動，雖並無形式上的聯防協議，但早有聯合防衛的實質。最發人深省的，是印尼主動准許馬來西亞部隊刺共可以越入其國境，這當然是由于沙撈越的馬共，遇到馬軍進剿時，即以印尼為庇護所，大有使印尼共黨死灰復燃而與馬共聯合的可能。從一九七〇年代起，顯示馬共的叛亂將在中共支援下大加擴展；印（尼）共既已有中共教官派往訓練，自然也要走上武鬥路線，而兩國交界的山區——如馬、印、沙撈越與沙里曼丹，便是它最好的聯合基地。馬、印兩國也就祇有聯防進剿，這是可以預見的趨勢之一。

菲律賓所以急于與大馬恢復外交關係，其原因之一，便是非南與沙巴的走私愈演愈烈，由披索大量外運及偽鈔與武器的大批運入非境，大多是經由此一路線；由中共教官經由此一水城來往印、菲，而以馬邊為接運地，即不難想見中共已使三國共黨在此三角地建立了聯絡網。而今後勢必以此地作為指揮、訓練、支補中心，形勢所迫，也祇有三國採取聯防措施。

柬埔寨元首施亞努一再表示願與泰國復交，泰外長乃他納亦明告記者：祇要東方主動提出，泰方自然樂于接受，因為當年兩國斷交，是出于東方的主動。此項復交工作，將因中越共經由寮南對東泰交界的荳蔻山區共黨叛亂的支援加強，而促成其早日實現；東、泰、寮的刺共聯防，亦必為復交後的首要工作。誠然，東南亞聯合防禦的主要地區，在中共戰爭輸出的總港口緬寮北部，尼克森獨對泰國協防其敵人無分內外，即說明美方將堅守泰國的第一防線。至于他要求東南亞及全亞洲盟國，在集體安全上担負較大的責任，乃顯示各國都須盡力遏堵此一紅流泛濫入東南亞地區的總口。客觀形勢所

迫，各國自亦無法不合力防堵。

五 加強經建與經技合作

美國雖因越戰使國際收支發生逆差，但東南亞各國，則由于供應越戰的物資需求，及美軍駐防渡假的消耗，使經建大有發展。所以美軍撤出越南戰場，為各國所帶來的，不單是防衛空虛；經濟上的損失如何填補問題，也相偕而來。尼克森非常瞭解此一地區各國對防衛與經濟問題的苦惱，更深悉這兩項問題的連鎖關係，所以他在訪問東南亞行程中，一再宣稱大力協助越南復興建設，並以適量的經濟援助各國，俾由繁榮達成安定和平。

從一九七〇年開始，東南亞各國在美國援助下，必然要加強經建，俾從根本上退阻共禍。可是共黨鑒于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由經建的不斷發展，使它叛亂顛覆陰謀無所用其技的教訓，對此一地區自由國家的經建工作，勢必竭力破壞。從寮共破壞南岩水壩的建築工程，及殺害美法援寮技術專家，都可看出共黨對經建破壞的不遺餘力。不過它的破壞手段並不止此一端，如越共徵稅深入西貢各工商行號，勒令其向指定地點繳納，否則立即有殺身傾家的禍患，這不僅可以增加共黨收入，更是以雙重稅收的重負，迫使經建無法發展的陰謀。他如泰南共黨威脅工人不許入膠園礦場上工；大馬掀起種族衝突，以及將反共暴動轉移到搗毀華僑經營的工商企業，都可以阻礙各國的經建。因此，共黨的破壞經建工作，必將以各種手段製造事端而大力進行。

各國政府如何防阻共黨對經建的破壞？首先要着眼于贏得廣大民衆的合作，實施土地改革，使農民擁有自己的耕地；同時改進農耕技術，建設水庫以解決灌溉問題。這是以農業為主的東南亞國家，要贏得廣大民衆與政府一致防阻共黨破壞經建的唯一的途徑。可是這項工作的實施，東南亞國家，雖有以經技合作為目標的「東南亞國家協會」共同致力，但各國都有技術資金不足的缺憾！必須擴大到與中、日、韓各國的合作，而我國的民生主義經濟建設——從耕者有其田着手，以農業發展支援工業建設，以工業改進農業的輝煌成就，使廣大民衆為了保障自己的辛勤建設所結成的民防，使共黨無所隱藏，更值得東南亞國家經建的借鏡。

亞洲各國土地改革人員已經在我國實施第一期的訓練，我農耕隊在泰國的工作，已贏得泰國農民的一致歡迎，寮國亦盼望我協助其改進農業，日本

已在寮國承包南岩水壩工程，更重要的，是泰共作為巢穴的泰北山區，我國築民工程處很迅速地為泰國建築了一條美援公路，不僅有助於軍運，且因貨運暢達，繁榮了山地經濟，共黨也失去了利誘的對象，這都顯示東南亞國家今後經建的方向，及經技合作的範圍，勢必擴大到全亞太國家。

六 各國共黨將因蘇俄的契入而分裂

自巴黎和談與英軍宣佈撤退遠東地區以來，蘇俄已乘機契入了東南亞國家。星、馬已與蘇俄由貿易的開展而建立了外交關係。印尼和緬甸都是捨離北平而與莫斯科保持友好。柬埔寨已由一面倒向北平而轉變為毛俄兩面敷衍。泰國對莫斯科的冷淡友誼也有轉熱的趨向。寮俄關係則與日俱增。菲律賓對蘇俄的貿易頗感興趣，雖一時尚不能如莫斯科所期望的迅速建交，但貿易的開展，已成定局。

當然，蘇俄不惜以政治價格與東南亞國家開展貿易，從而建立外交關係的目的，在與中共爭奪各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去年蘇俄召開世界共黨會議，東南亞各國共黨均未派遣代表出席，連北越也沒有代表參加，可見北平對它們控制嚴厲的一般；莫斯科對此又是如何痛恨，因而更迫使它不得不竭力向東南亞各國共黨陣營進行爭奪戰。其策略無疑的是藉與各國政府的外交關係，對走武裝暴力路線的各國共產黨加以分化，以它在緬甸所實施的手段為藍本，策動共產黨人逃脫「北京派」的控制而靠攏政府。這既可以實現它爭奪各國共黨領導的初步目標，也可以贏得各國政府的友誼。

目前東南亞各國共黨，已有分裂跡象：泰共已出現了「修正」主義派，所以泰共「人民之聲」廣播，一再要求大家根除「修正」主義。菲共有親毛派與非毛派的對立，其原首領蘇馬朗和親毛的首領譚德，已形成水火不容。這可能是俄毛已在展開爭奪戰的第一回合。印尼共黨已出現了反中共派。據一九六九年元月廿三日華盛頓明星報引述的印共文件，對走中共路線的印共大肆攻擊，且暗示應遵循蘇俄路線。該報記者並稱印尼官員懷疑蘇俄與印共尚有勾結。由蘇俄早就報導：「印尼馬列主義共產黨，于一九六七年初成立，係反北平的溫和民族主義者」，亦早有聯絡的蛛絲馬跡，也就是蘇俄分化

國立場相同，具有鮮明而堅決的反共意識而外，其餘各國的政治立場，往往游移不定，過去在美國防堵政策的盾牌下，固可容頭過身，今後或不免有徬徨之感。如何使他們認識當前的需要，走向共同的目標，還有待於我們的努力。我們以為爲要使「亞洲世紀」的計劃易於進行起見，似應採取下列的措施：

(一)在文化經濟方面，亞洲及太平洋國家應立刻加強合作，使彼此間成爲休戚與共的整體；在軍事上，我們應與南韓、南越建立初步合作關係，形成爲共同安全組織的雛型，然後逐漸推展而及於其他亞太國家，次第建立亞太國家共同安全組織。

(二)美國對亞洲雖欲力求擺脫其警察的任務，但照尼克森屢次的聲明來看，美國依然表示遵守已有的條約承諾，同時對亞洲國家爲防止內部顛覆的措施，雖不能再以美軍介入，然而在必要時，仍可給予經濟與技術援助；所以美國對亞太安全並非完全袖手旁觀。而且事實上，亞太地區的安全對美國安全的重要性，美國人也是非常明瞭的，其所以急於自亞洲大陸擺脫，也未嘗不是希望亞洲人增加對自身安全的責任，而稍減美國人的負擔。因此，我們應一面當忠告美國絕勿輕言擺脫，而一面則應勸說美國拿出力量來支持亞太地區共同安全措施。如果美國肯積極予以支持，我相信亞太地區共同安全組織的建立，亦非十分困難之事。

(三)然而美國對亞洲問題始終未能認識其重心之所在，故自中國大陸淪陷以後，初欲以印度爲亞洲的安定重心，印度固然失望了，現在又想拿日本作爲安定亞洲的主角。去歲美國同意於一九七二年將琉球交還日本後，佐藤即聲言日本將負起對亞洲政治責任，言外之意，似欲恢復日本過去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我們對日本願意負起亞洲政治責任的表示，當然極表歡迎，可惜日本對反共鬥爭的立場始終有欠堅定，最近日本見美國打算與毛共恢復華沙會談，便立刻聲稱亦願與毛共進行政府間的談判，此種投機主義的作風，實在是不智的表現。因此我們必須一方面使美國認識亞洲對美國安全的重要，而另一方面，又必須使美國認識亞洲的安定重心實爲中華民國。

(四)我中華民國對反共鬥爭的意義認識最清，對目前亞太地區新危機的體驗亦最切。不管將來的情勢如何變化，也不管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反應如何，我們都必須本當仁不讓的精神，向「亞洲世紀」的目標邁進。同時我們相

信當新危機迫在眉睫時，所有其他民主國家總有一天會憬然覺悟，認識非團結無以圖存，非合作無以自救，一致起來，共同邁向「亞洲世紀」的偉大目標。總之，今天的世界問題仍然是共產與非共產的鬥爭問題，也就是民主對極權、自由對奴役、真理對邪說、光明對黑暗的問題，我們既然站在民主、自由、真理與光明的立場，則我們最後的勝利，乃是歷史的必然。七十年代當然是非常艱苦的時代，但是我們必能在艱苦中創造勝利的新機運。

——上接第9頁——

印共的先聲。

北平對寮共經過極嚴酷的整肅，連蘇法努馮留俄回國的愛子，都以「蘇修」罪名而予以槍決，其他的親俄份子自然無法活動。但寮共乃越共的分支，今後莫斯科必將經由河內以分化寮共，促使它加入永珍聯合政府，使其分化工作可以在永珍就近進行，中共所以急於加強支援東南亞各國共黨武鬥，一半也是由於不能讓它們的武裝叛亂沒有開展；否則在苦悶中，便很容易受蘇俄的牢籠。因此，俄毛對東南亞各國共黨的爭奪戰，必將從今年起由暗鬥而走向更激烈的明爭。

七 結語

當東南亞大多數國家失去對西方的倚賴，而真正走上獨立自衛的開始，其行動可能是如初學步的孩子，難免搖擺傾跌；可是任何一個健步的大人，無不經過學步的階段，斷沒有從懷抱中可以學到邁步長跑的。輔助提攜式的援助，和相互扶持式的團結合作有其必要，越俎代庖式的協防，反而阻礙了各國的進步。

誠然，以往東南亞國家軍隊在戰場的表現，很難抵禦共黨武裝的進攻，但近年來在越南戰場上飽經炮火訓練的越泰各國部隊，已經有接替美軍防務的力量。這是美軍在越作戰的將校所同聲稱譽的。如果大家不否認訓練軍隊的戰鬥精神和戰技，祇有讓他們在戰場上面對敵人作生死的搏鬥，也就應該承認閩粵的弟兄，要使他們團結，唯有在外敵進侵時，必然要並肩共禦外侮。這說明東南亞各國雖有複雜的恩怨糾紛，在面對北平指揮下的各國共產黨聯合進攻，今後，必然會採聯防措施。時勢所迫，東南亞各國當軸，均屬一時俊傑，必能該時乘勢。